

从“7”到“7000”，从“灭绝”到“重生”

# 朱鹮保护创世界濒危动物保护典范



新华社西安5月24日电(记者姜辰蓉、付瑞霞)“一袭嫩白,柔若无骨”,展翅腾空,宛若掠过天边的云霞。中国民间传说,朱鹮是能带来幸福的“吉祥鸟”。此番美景曾一度难觅,直至1981年5月23日,朱鹮才重新在秦岭被发现。40年来,人们为了保护这种美丽的鸟类不遗余力。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的朱鹮数量已经达到7000余只。从“灭绝”到“重生”,从秦岭到世界,“吉祥鸟”再次翱翔天际。

## 仅存7只 秦岭现沧海遗珠

“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栖绿树。”这是唐代诗人张籍诗中描绘的景象。朱鹭就是朱鹮。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和俄罗斯。进入20世纪,由于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朱鹮栖息地面积不断缩小,种群数量锐减。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续绝迹。

20世纪70年代末,刚过不惑之年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人员刘荫增几乎走遍了全中国,只为找寻朱鹮的身影。“这一调查就是3年,历史上中国朱鹮的分布点基本上都走到了,没找到半点踪迹。”刘荫增说,“我们只能认为,朱鹮已经不存在了。”

怀着绝望的心情,刘荫增完成了论文。但他不甘心就此向世界公布“中国朱鹮已经灭绝”。“对朱鹮的存在我还有一些疑问,希望再做一次深入的调查。”

这一次,刘荫增来到了位于陕西南部的洋县。没想到,最后一次的尝试带来了转机。

走访中,听说有人见过这种鸟,刘荫增非常惊喜。怀着升起希望,刘荫增一路追寻来到海拔上千米的姚家沟,看到一双亲鸟在高大郁葱的青冈树上扑打翅膀——鸟巢里还有3只毛茸茸的雏鸟。

乍一见到这般景象,刘荫增还不能确定这种鸟是不是朱鹮。“毕竟我只看过国外专家提供的照片,并没有亲眼见过野生朱鹮”。最终经过仔细观察、辨认,人们才最终从喙部特征确定这些鸟就是朱鹮。在距姚家沟不远的金家河,科学家们还找到了一对朱鹮。人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搜寻,希望能找到更多的朱鹮。但最终就只有这仅存的7只。

40年后,记者沿着泥泞的山路徒步近两个小时,才走到秦岭深处的姚家沟。昔日的村民早已搬迁至山下生活,如今这里人迹罕至,一片静默的青冈树林,正是当年朱鹮的“避难所”。“这里几乎是与世隔绝,当年村民种稻田自



在陕西省洋县溢水镇老庄村的一处朱鹮巢中,一只朱鹮成鸟看守着三只幼仔(5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给自足。朱鹮非常亲人,它们喜欢在稻田中寻找泥鳅、小鱼小虾等食物。就是这样的环境才能保护最后的这几只朱鹮。”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人工繁育中心主任段文斌说。

## 紧急救援 40年来衍孤羽

在姚家沟发现的朱鹮种群被命名为“秦岭一号”,抢救性保护措施也立即展开。刘荫增带领洋县林业局4名年轻人,利用一间村民废弃的房间,建起了“秦岭一号”朱鹮保护站。他们守候观察,投食喂养,应急救护,一点一滴摸索、积累朱鹮保护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保护者们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朱鹮伤亡风险,在最初的几年中,成果并不明显。在198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朱鹮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朱鹮的濒危等级定为极危,灭绝风险极大。

但在这时期,专家们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成鸟在孵化过程中每天翻多少次卵;成鸟每次喂食时会分别喂给几只雏鸟各几口;朱鹮在不同温度下不同的翻巢次数……这为后续的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洋县发动群众,在有朱鹮活动的乡村选拔优秀青年做巡护员,还招募了信息员。在不断探索中,专家们总结出“就地保护野外种群、人工繁育建立人工种群”的有效保护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初,保护工作终于迎来突破——朱鹮在姚家沟成功繁育10窝,产卵30枚,出壳20只,出飞幼鸟19只。

“除了野外保护,中国还开展朱鹮人工繁育研究,不断攻克技术难关。1995年,朱鹮人工繁殖成功。随后,人工种群繁育取得突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张亚祖说。

中国政府为此专门设置保护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秦岭一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到洋县朱鹮保护观察站正式成立;从升格为陕西朱鹮保护观察站,再到设立省级朱鹮自然保护区,直至2005年升格为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保护体系日渐完善。

如今,陕西洋县被誉为“朱鹮之乡”,这里俨然已成为鸟儿的乐土。朱鹮常以水田中的青蛙、昆虫、鱼虾、螃蟹等为食。春夏之交时,经常能看到人们在水田里耕作时,几只朱鹮跟在不远处,蹦蹦跳跳地找泥鳅吃。

在这如画般和谐的场景背后,是当地农民的付出——这里的稻田不再使用农药、化肥。当地稻谷产量因此减少20%以上。从2008年开始,原国家林业局启动了“野生动物损害国家赔偿机制”,每年划拨50万元至100万元,为朱鹮损害“买单”,赔偿到人。这给农户吃了一颗“定心丸”,也让他们更积极地保护这种珍稀鸟类。

在洋县梁家村,离村民周淑娥家几十米远的几棵大树上,一对朱鹮正在孵蛋。“三四

年前,这对朱鹮在这里的树上筑巢,每年它们都会在这里产卵、养小鸟,还会在附近找食吃。”周淑娥说。在洋县,许多村子的大树上都有朱鹮筑巢。

## 种群复壮 历史天空重翱翔

“只有让朱鹮重新回到大自然中生活、繁殖,才能实现保护的目的。”陕西省林业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常秀云说。2007年,研究人员放飞了26只人工饲养的朱鹮,这是全球首次异地朱鹮野化放飞。

常秀云说,朱鹮放飞应该远离野生种群,并确保种群之间在短时间内相互独立,以防止人工种群与野生种群间传染疾病,确保人工种群在释放后自我繁衍,种群密度逐步增加。朱鹮的第一个放飞地点选择了距洋县约100公里,生态环境相似的陕西宁陕县。

人工繁育、救治的朱鹮,在放归大自然之前,需要对飞翔能力、觅食能力、抵御天敌的能力和繁殖能力等野外生存能力进行“强化训练”。

专家为放飞的朱鹮佩戴卫星追踪器,开展跟踪监测,及时掌握放归朱鹮的生存状况,研究朱鹮野外觅食、繁殖、迁飞等规律,为恢复朱鹮长距离迁徙进行科学探索。对不适应野外生存的朱鹮个体及时救护收容。

从孤羽7只到千鸟竞翔,中国朱鹮保护已经走过40年历程。40年来,朱鹮栖息地向历史分布地不断扩展。“朱鹮栖息地面积,已由不足5平方公里,扩大到1.5万平方公里。”陕西省林业局局长党双忍说,“由最初发现时的陕西洋县逐步向东亚历史分布地恢复,呈现出以秦岭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多次向日本赠送朱鹮,帮助日本进行朱鹮种群的恢复。2008年,来自陕西洋县朱鹮繁育中心的朱鹮夫妇“洋洲”和“龙亭”远赴韩国,并于次年“喜得贵子”。2013年,中国再次向韩国赠送两只雄性朱鹮,用于联合繁殖研究。

目前,朱鹮栖息地集中在中国陕西、河南、浙江。日本、韩国在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下也建立了野外种群。最新的统计数据显,全球朱鹮数量已扩展到现在的7000余只。朱鹮受威胁等级从极危降为濒危。

在朱鹮曾经的“避难所”姚家沟,现在已经看不到朱鹮的身影。“朱鹮和其他鸟类不同,可以说历史上就是和人类相伴栖息。随着村民的离开,朱鹮也‘抛弃’了这里。”段文斌笑着说,“他们拥有了更广阔的天空。”

## 呼伦湖生态恢复记

# 水域广了 鸟儿多了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赵泽辉、王雪冰、于嘉)水鸟迎着风鸣叫、飞翔,湖畔的芦苇丛和柳灌丛郁郁葱葱……曾经一度“萎缩”的呼伦湖,随着近年来一系列修复和治理项目的实施,水域面积逐年扩大,湿地生态逐步恢复,生物多样性得到显著改善。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呼伦湖,是全球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先后被列入《拉姆萨尔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年过五旬的牧民侯玉广从小生活在呼伦湖附近。他亲眼见证湖水的萎缩与恢复。

“呼伦湖是我们的母亲湖。”侯玉广说,他小时候常跟父亲骑马在湖边玩,家里的牛羊也常到湖边饮水。

“后来环境恶化,湖周围几乎没草了,鸟也不见了。”侯玉广说,2010年前后,只要一刮风,沙土就会被吹起来,出门只好穿厚衣服、戴眼镜挡风沙。

受持续多年降水减少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2011年呼伦湖湖面缩减至1700多平方公里,比2000年缩减约17%,水量也减少60%以上。随着周边湿地萎缩,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也明显减少。



5月13日,候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呼伦湖湿地栖息(视频截图)。

新华社记者王雪冰摄

2016年,中国实施多项保护措施和治理工程,包括治理湖泊周边沙化土地、搬迁保护区居民、拆除保护区内生产经营设施等。截至2020年,当地累计治理流域沙化土地约469平方公里,搬迁保护区内居民460户,拆除40余处旅游餐饮住宿等经营设施。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减少人为干扰,以自然修复的方式恢复呼伦湖生态环境。”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窦华山说。

2018年,长期生活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侯玉广举家搬迁,来到新巴尔虎左旗吉布胡郎图苏木。

侯玉广的旧家交通不便、房屋简陋。他用地方政府给的补偿款盖了新房,家里有自来水、暖气和冲水马桶。生活如此便利,他以前想都不敢想。

“新家冬天很暖和,家门口就通路,外出买草料也很方便。”他说。

现在,侯玉广在离家附近租草场养牛羊,而原来承包的1500亩草场正实施禁牧,政府每年给他2万多元禁牧补贴。

“如今生态好了,沙子看不见了,鸟和鱼也都回来了。”侯玉广说,他有时会开车带着年迈的母亲回去赏湖,母亲非常高兴。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呼伦湖水域面积恢复至2050.6平方公里,较2011年增加约300平方公里。

据保护区管理局介绍,2013年以来,保护区记录到的鸟类由333种增至345种,种群数量增加近万只,鱼类增加15种,哺乳动物从35种增至38种。

位于保护区南部、占地105.35平方公里的乌兰诺尔核心区是鸟类繁殖和鱼类产卵的重要区域。

为防止盗猎,乌兰诺尔管护站工作人员刘存旺与3名同事日复一日巡护湿地。过去,他们需要蹲守在重点区域。2018年,保护区设立数字化监控系统,可对湖区24小时不间断监控,降低了管护成本。

利用视频监控,刘存旺一旦发现保护区内有可疑人员活动等异常情况,就会跟同事立即开车赶往现场。

去年11月,刘存旺在监控系统上看到结冰的湖面上有5只疣鼻天鹅幼鸟正在缓缓挪动。刘存旺与同事赶到现场后发现,这些幼鸟身体十分虚弱,便把它们带回管护站喂食、照顾,今年春天全部放生。

刘存旺与同事们仅去年就救助40多只候鸟。

# 黑颈鹤怕人,但不怕“她们”

清晨,霞光穿透云层映照在大海子湿地上,黑颈鹤清脆的鸣叫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陈光会迎着高原刺骨的寒风,绕着湿地步行,开始清点黑颈鹤的数量。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国际公认的珍稀濒危动物,被称为“鸟类大熊猫”。位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的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黑颈鹤单位面积数量分布最多的保护区,也是黑颈鹤在云贵高原上重要的越冬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

长久以来,昭阳区大山包镇车路村的村民们把黑颈鹤叫作“雁鹤”,视其为吉祥鸟。37岁的村民陈光会是一名志愿护鹤员,她和黑颈鹤的渊源要从婆婆董应兰说起。

董应兰今年69岁,是当地最早的志愿护鹤员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给黑颈鹤喂食。

老人依稀记得最初喂鹤的场景:“当时下雪了,黑颈鹤找不着吃的,站在外面叫,我就把家里的荞籽和洋芋剁细了和在一起,喂给它们吃。”

1990年,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成立以后,董应兰响应政府号召成为志愿护鹤员,负责投喂黑颈鹤。喂鹤的苞谷由林业站提供,董应兰身背50斤苞谷,一天要跑十几个喂食点。

那时,董应兰经常庄稼种到一半,到时间就放下手中的活去喂鹤。“后来雁鹤都认得我了,看到我就会飞过来。”

20多年前的一天,董应兰照常去湿地喂鹤,发现远处有一只黑颈鹤吃饱后久久没有起飞。她很担心,赶紧放下背篓,蹚过湿地,靠近后发现这只黑颈鹤的脚断了。

董应兰心痛地把鹤抱回家,找来酒精消毒,用纱布把受伤部位包扎好,把它安置在一个小屋子里,养好了才把它放飞。

黑颈鹤越来越多,董应兰日渐老去,喂鹤的脚步越来越慢了。

2003年的一天,董应兰把儿媳如陈光会叫到身边说:“我眼睛疼,脚也疼,走不动了。你喜欢喂鹤吗?”

“喜欢。”陈光会不假思索答道。



陈光会在大海子湿地给黑颈鹤喂食(2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走,我带你去喂鹤。”

从那时起,董应兰去喂鹤,陈光会就跟着同去。过了将近一年,老人对陈光会说:“你可以自己去喂了。慢慢地靠近它,慢慢地跟它接触,它就会喜欢上你。”

就这样,陈光会接过了护鹤接力棒。

一开始,黑颈鹤对她避而远之,也不吃她撒下的食物。陈光会十分苦恼,她试过给黑颈鹤唱本地山歌,发现行不通。“后来我就试着吹口哨,口哨声跟幼年黑颈鹤的叫声比较像,慢慢地它们就认得我了。”

经过长期引导,陈光会与黑颈鹤一步步建立起感情。现在,只要她一吹口哨,黑颈鹤

就会围拢上来。

作为护鹤员,陈光会每天6点准时起床到大海子湿地周围清点黑颈鹤数量,上午11点和下午3点各喂食一次,除此之外还要管理湿地,及时救治受伤的黑颈鹤。

2008年冬天,村民发现一只黑颈鹤受伤,陈光会和作为医生的丈夫赵强二话不说,带上医疗用品,在冰天雪地里骑了一个多小时摩托车赶到现场,将翅膀骨折的黑颈鹤带回家做了手术。

由于伤势较重,这只黑颈鹤伤好后依然难以再次飞翔,陈光会一养就是六年。

每年10月底,黑颈鹤都会飞到大山包越

冬,次年3月下旬陆续离开,返回繁殖地。

“它要来的时候,我晚上睡觉做梦都会梦到黑颈鹤。它走的时候,心里面就会空落落的。”这么多年来,黑颈鹤早已融入陈光会的生活中。

近年来,随着大山包生态修复等项目的有效实施,保护区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到保护区越冬的黑颈鹤数量逐年稳步增加,从保护区建立之初的300多只,增至2020年11月底的1983只,创下最高纪录。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漫天飞雪,董应兰和陈光会婆媳俩接力守护黑颈鹤近30载。(记者林碧锋、孟佳) 新华社昆明电